

中國畫家叢書

程正揆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画家丛书

程正揆

杨新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程 正 撰

杨 新著

责任编辑：胡海超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375 附图 8 页 字数 28,000

1982年 6 月第 1 版 1982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8081·12740 定价：0.33元

附 图

1. 山水轴
2. 山水轴
3. 山水轴
4. 江山卧游图(其七之一、二)
江山卧游图(其七之三)
江山卧游图(其七之四)
5. 江山卧游图(其二十五之一、二)
江山卧游图(其二十五之三)
6. 临沈石田山水卷之一
临沈石田山水卷之二、三
7. 江山卧游图(其一百十八之一)
江山卧游图(其一百十八之二)
江山卧游图(其一百十八之三)
江山卧游图(其一百十八之四)
8. 江山卧游图(第二十八卷)
9. 书法
10. 山水轴

目 次

一、生平事略.....	1
二、绘画创作与理论.....	17
师承关系.....	17
《江山卧游图》的创作.....	19
山水画创作理论探讨.....	23
古书画的收藏鉴赏.....	27
三、对程正揆绘画创作的评价.....	31

九二二五

一、生平事略

程正揆，初名正葵^①，字端伯，号鞠陵，又号青溪道人，湖北孝感人。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阴历九月初一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②。程家的远祖原是安徽人，在元代末年因避兵乱迁居到了湖北孝感，后来在孝感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③。在这个家族的成员中，有不少的大小官僚。程正揆的曾祖父程学博(字近约，号二蒲)是明嘉靖己未科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曾经督修过宫殿，后来自员外郎擢升为四川重庆府知府，很得当时宰相张居正的赏识^④。祖父程昉(字应昉)因死得较早，未能作官，死后追赠为户部员外郎^⑤。父亲程良孺(字穉修)在明朝曾作过河南唐县、涉县知县，后升为南京光禄寺署正，迁户部主事管凤阳仓，入清后取用为户部员外郎管游墅关榷。他

① 《国朝画徵录》、《昭代名人尺牋小传》等均说程正揆“榜名正葵，……入国朝改今名”。考倪瓚《鹤林图》卷后明崇祯十五年壬午程正揆题跋，款名、印章均已作“正揆”，可见改名应在入清以前，诸书均误(《鹤林图》卷今藏中国美术馆)。

② 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十五“自题待漏图画像”云：“予甲辰以降。”又卷五“将寿四首”自注云：“九月一日予生日。”

③ 《青溪遗稿》卷二十二“题宋石门画新安山水卷”云：“予祖籍徽人也。”又程正揆有印一方，其文曰：“七世同居，赐号义门，程氏世家。”考重刊康熙《孝感县志》程昂条云：“程昂，弘治十二年以七世同居表闾者也。元季黄山人程希哲避乱迁孝感，居宏乐乡。……自六世祖至昂，俱合居共爨，男女百五十人，无置私产者，旌其门曰：义门。”由此可知，程希哲即程正揆的远祖。

④—⑤ 均见重刊康熙《孝感县志·人物志》

同时还长于古文词，很受董其昌等人的推重，有《菇古集》、《读书考定》、《韵楼集》等著作行于世^①。程正揆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从小就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受着封建的文化教养，因而能够使他少年得志，及早成名。据说还是在儿童时代，程正揆就表现出“天才高朗”，作起文章来，“下笔千言”。1624年(明天启四年)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考中了举人，而且是第三名，在乡里很有名气。接着，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三月他二十八岁时，又考中了进士，在二甲第十六名，也是名列前茅的。由于他的文章书法优秀，同年六月就被考选进翰林院里为庶吉士。

庶吉士是个见习官，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才能授予其它的正式官衔。程正揆在庶吉士见习期满之后，据说有的权位者要叫他去当谏官。这个官，在明代，尤其在明代末年是很不好当的。由于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倪元璐发了话，说是“端伯少年骨鲠，置之言路，非爱之也”^②，才将程正揆改授翰林院编修职衔的。从倪元璐的话语中，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程正揆，可能是少年气盛，性格比较倔强的。可是，就在这个“编修”的职位上，他却与当时的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经书的官)发生争执而得罪了辅臣^③，因而就被“调之外任”了^④。

1634年(明崇祯七年)冬天，程正揆离开了北京，他先到安徽凤阳去看望他的父亲。这时，明末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方兴未艾。1635年(明崇祯八年)正月，农民革命军十三家七十

① 均见重刊康熙《孝感县志·人物志》

② 重刊康熙《孝感县志》“程正揆传”。

③ 重刊康熙《孝感县志》“程正揆传”。

④ 《无声诗史》“程正揆传”。

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集会，研究以联合行动来粉碎明王朝的镇压。会后，农民革命的主力军高迎祥、李自成等部向东南地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仅十天就攻到了明王朝称之为中都的风阳府。这样一来，程正揆和他的父亲，就都作了农民革命军的俘虏^①。当时，农民革命军没有对他们加害。他们逃跑了出来后，一起从安徽回到了湖北老家。因为这件事，程正揆的父亲把官给弄丢了，而恰巧在这一年，程正揆的母亲又去世，他就报了“丁忧”，在家里住了下来。

在家里住了一年，1636、1637年（明崇祯九、十年）间，程正揆把家属搬到了南京居住。据重刊康熙《孝感县志》载：崇祯“八年正月贼（农民军）大至，多所焚杀，自是如过天星、扒山虎、老狗獾、一点油、托天王……诸贼（农民军）去来往复，不可胜纪，几于月无宁日”。在崇祯十年正月，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曾一度攻陷了孝感县城^②。程正揆搬家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躲避农民革命斗争的锋芒。

程正揆到了南京，把家安在秦淮河的青溪之上，自号为“青溪主人^③”。调他的外任，据说是叫他去“补幕僚”，可是他“岸然啸歌，弗屑就也”^④，表现了他确实有一种“骨鲠”之气。他虽然不去就官，却非常关心着明王朝的命运。他曾经去拜访当时负责南京江防的副宪王孺初，在船上听王诉说“江防之苦”，“兵只有六百五十名，沿江一带遣调尽此。是时大司马以守城为上策，

① 据《无声诗史》记载，程正揆到凤阳探亲的时候，曾经“陷贼营，以计获免”，实际就是作了俘虏后逃跑的。

② 《国榷》卷九十六。

③ 中国美术馆藏倪瓒《鹤林图》卷后程正揆题跋自署曰：“青溪主人程正揆”。

④ 《无声诗史》“程正揆传”

江、城遂分秦、越，而欲以六百卒拒数万贼（农民军），操江难乎哉”。对于明王朝的将吏无能，程正揆颇为愤慨，非常忧虑。他在拜访王孺初后，写了一首《江上行》：“营兵八万战阵疏，千人渡江五百死。将军畏贼（农民军）只守城，闭门两月不遗失。……长江孤注累卵危，君自卧薪臣夏屋。杞人不敢夜吞声，愿见江干草长绿①。”诗中所表达他对时局的关切而忧心忡忡是很明显的，他把自己比作“杞人”，当然，所耽心的是整个明王朝的“天”将要塌下来。在另一首《赠印雪浪守镇江》的诗里，他进一步抨击那些无能的明王朝将吏，说“可怜江北化焦土，官兵畏贼（农民军）若畏虎”，于是他大声疾呼：“斩蛟划水狂澜回，鲸鲵伏浪妖氛戢。”可见，他对农民革命将要使明王朝灭亡是多么的关注。然而，他此时却十分不得志，当他碰到陈澹生也同他一样被罢官放回时，同情陈澹生也联系到自己，却说：“我亦扁舟闲泛五湖舟，广陵相期八月秋，与君同乘横江之鹤，狎浮海之鸥，归与，归与！造化小儿安足谋。”（《赠陈澹生假归》）但是，从此隐居不仕，岂是他的真实思想？在《浩然行赠王芥庵》的诗中，他高声地喊到：“我有斗酒剑一口，醉里磨礲十年久，相逢开匣气不平，筵前大叫为君吼，岂无扣牛歌，亦有扪虱谈，天生巉岩耸崒骨，蒿莱槁死谁能甘？”

在这一时期，程正揆曾到过苏州、嘉兴、杭州一带，大约是“欲游富春，渡桐江，访钓台叟，饮十九泉，循溪入黟，登三十六峰，探云崖石室，以偿宿逋”的（《题宋石门画新安山水卷》）。他还曾打算在江西庐山千佛岩下“卜一区为归隐”，但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实现，而朝廷就把他招回去了，仍然官复原职。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他整装北行，在黄河舟中碰到了他的同年进士史经。

① 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三。（后文所引用诗、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青溪遗稿》）

程正揆非常高兴，赋诗相赠，诗中有句云：“政堪需我辈，洒洒对飞蓬”，“相逢思击楫，壮志欲凌空”。诗中用李白和祖逊的故事，其一时得意心情可以想见。

到北京之后不久，程正揆便担任了行人司正的职务，接着又升为尚宝司卿，负责掌管皇帝的宝玺符牌印章。在这时候，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明王朝用了很大的代价，企图扑灭农民革命的烽火，却如火上浇油，反而使农民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烈。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革命政权，接着便率领主力向北京逼进，一路上所向披靡，势同破竹。北京的形势十分紧张，许多的明王朝官吏，都借机会外走。在这年三月份，程正揆也领到一份差事，奉命到南京去公干。他估计到北京的城垣不可保，就趁此把家属也一起带着走。他是三月初六离北京到通州的，二十四日到了沧州，住在他同年进士贾永迪的家里，这时才听到由北京传来的消息：农民革命军已攻破了北京城和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了。当时沧州的明朝知府罗熿被赶下了台，政权也由农民革命军接管了，程正揆打算继续南走，可是，从沧州到德州一带，全是农民革命队伍，并且到处在搜捕明王朝的逃官，沿路关卡清查得很严厉。程正揆了解到农民革命军只抓官吏不犯商人的政策，便把家属分散为四只小船，装扮成商贾往南逃跑，自己只带一个马伕也化了装，却从陆路逃窜。当走到德州时，实在被盘查得紧，无可奈何，只好又退回到沧州，仍然藏匿在贾家。最后，实在走投无路，只好去向农民革命政权投案，用他自己的思想逻辑来说，就是“避暑向汤镬，避难亦须向兵火中”，他后来否认这是向农民革命军投降。当程正揆去投案时，当时李自成派驻沧州的防御官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还对他进行了礼节性的回访，以至于沧州的老

百姓误以为他和防御有“素交”。

形势继续起着急剧的变化，汉奸吴三桂背信弃义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亲自到山海关指挥战斗，不幸失利。不久农民革命军退出了北京，整个沧州同时也骚动起来。程正揆了解到这个形势的变化，于是便勾通了两个已投降农民革命军的明朝领兵的小头目（过去他们就相认识），又串通了沧州的地方反动势力，趁农民革命军撤退之机，恩将仇报把李自成设在沧州的官吏七人逮捕杀害了。之后继续南下。当走到临清时，遇到了进士凌骊。凌骊也是趁李自成失利撤退时起兵的，手中掌握了一小部分人马。凌骊见到程正揆很高兴，想留住他，帮助扩大和组织兵力，以图恢复明王朝的旧江山。当时满清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及黄河以北大片土地，程正揆对形势进行分析说：“度力识时，河以北非我有也，一木之支，徒费心力，不若渡河，议大事尚有万全。”（《沧州纪事》）凌骊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便一起往南逃跑，七月过淮河，八月初到达南京。

这时南京已由马士英等拥戴了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弘光小朝廷，是一个极其腐朽没落的政治集团。程正揆投奔弘光小朝廷后，建言逮捕了曾经投降过李自成的明朝平阳知府张嶙然、户部左侍郎党崇雅、国子祭酒薛所蕴，同时又建言宥免了方拱乾、卫胤文（二人均在北京被农民军所俘，受过拷打）^①。在九月十九日，程正揆便被提升为小朝廷的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修撰^②。十月十八日，再升为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③。后又加“司空学士经筵日讲官”衔。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清兵南下渡过长江，到达了南京城下，福王朱由崧和马士英弃城逃跑

①—③ 《国榷》第一〇二、一〇三卷

了。没有逃跑的南明官吏，在忻城伯赵之龙的率领下，开门迎接清军入城，程正揆亦在其中^①。清王朝命令当时到南京的清兵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接受南明文武百官的投降，并对他们进行抚慰。七月，多铎在这些投降的官吏中挑选了三百七十三名，给以清王朝的官职，要他们为新的王朝服务。程正揆就是在这一批里被取到清王朝内阁里去办事的。

清王朝给予程正揆的第一个官职，是光禄寺寺丞，他没有马上去就职，因为他的父亲程良孺在浒墅关任所病死。他先回家办理丧事并“守制”，直到1649年（清顺治六年）才到北京正式任职。到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由光禄寺丞转官为光禄寺少卿^②。同年七月，与刑部员外郎黄自起一起被派到山西去当乡试的主考官^③。回来之后，在十月任大理寺寺丞^④。第二年（顺治十二年）四月，升为大理寺少卿^⑤。六月接着又升为太仆寺卿^⑥。紧接着在十月初四再升为工部右侍郎^⑦。在此时期之内，程正揆还曾参与督修过乾清宫；顺治皇帝福临还曾把他召到瀛台去画过画，这两次都有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对他的奖赏^⑧。接连不断的被提升、委以要务以及皇帝的特殊眷顾，使程正揆感到，在新的王朝里，不但“不弃文臣”，而且非常“重旧臣”，表示要“全軀点圣朝”。当然，他的心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他一向是以“骨鲠”的性格自傲的，还有那种所谓名士风度的“不修边幅”^⑨，这些都是新的统治者所不欢迎的。而更重要的是，他毕竟还是一个明王朝的旧官吏，如今服侍新王朝，这是一种丧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② 同上卷八十四。

③—⑦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五至九十四。

⑧⑨ 重刊康熙《孝感县志》程正揆传。

失气节的行为，因而使他产生了“投身新雨露，满眼旧江山”的矛盾心理。清王朝一方面在表面上对明王朝的旧臣是使用的，但另一方面，满汉官员之间隔阂很深，对汉员无不存在着戒心，这一点，程正揆是敏感地察觉到了。因此，他虽然在朝里作官，却“如蚕之处茧”，处处地方提心吊胆，所谓“久客忘时节，余生畏网罗”，“自无开口处，不是学维摩”（《将寿四首》），就是这种矛盾痛苦的内心表白。当时有朋友劝他弃官归隐（《黄安吴荀长别二十余年，曾柬予燕京，未得报却寄》），但是，他还是利禄熏心，以词推托，他自己解释说：“欲去买山隐，探囊久乏钱。”（《再用前韵答沈三在夫》），但是被迫丢官的事却终于发生了。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御史张自德上疏对他进行了弹劾，其理由是“涵淫荡检，有玷官箴”，立即，程正揆就被下部院察议^①。

这次与程正揆一起同被参劾的还有其他的明王朝旧官吏，理由有的是“年老衰迈”，有的是“才品庸常”，如另一书画家法若真也是在这次被弹劾下部院察议的，其理由却是“赋性浮躁，举止乖张”。在这之前，程正揆也预感到要被人弹劾，他一方面以继祖母的去世请求解官，另一方面上疏自陈。据他在《书卧游图卷》的跋语中记述：“己丑（清顺治六年）以后，予往京师，十年如蚕之处茧，遂作江山卧游图，颇有索者，不能应，乃有纠弹及之者，曰程某以画媚人，予具疏云：臣生平无他嗜，惟志在山水，又寡交际，故于办事余暇，间作画自娱，臣未尝以画示人，人亦不知臣画，画若可媚人，窃恐媚于人者弗受也。”可他这个疏，没有对上弹劾者所谈问题的口径，于是在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被革职回了老家^②，结束了他大半生的宦宦生活（时年五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四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五

十四岁)。

程正揆罢官以后,先是到南京,第二年回到家乡孝感,在《戊戌(顺治十五年)中秋坐草庵看月二十字十二首》诗的序中,他对自己罢官后的心情描述说:“予三十五年为燕、赵、吴、越之游,良辰佳节多从醉梦中错过,间有诗咏,又悉焚去,今年归里,始觉有生之乐,此夜无客无酒又无事,乃得有诗。……”他把自己三十五年(即从二十一岁考中举人起到五十五岁罢官后回到老家前后共三十五年)的宦宦生活,看成是“醉梦”一场,这是不错的。但他此时是否真的感到“有生之乐”呢?这不过是自我解嘲罢了。在这一年的夏季,孝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潞川地十没其五,父老云:自戊申后再见,盖五十年矣,未尝以水灾上闻。九月复苦连雨,既无秋成,又妨种麦,民心皇皇靡所告,予欲纪其事未逮也。重阳日,沈子大悟冒雨来顾,出所作伤溺诗十首,辞甚怆感,因和之”。这是程正揆罢官后回到家乡所看到的人民生活情况,他在和诗中说到:“民同鱼鳖今填壑,肉尽豺狼为补疮,蒿目正需忧泽国,莫翻白眼对汪洋。”从这些诗句以及诗题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寄予了一些同情,在这个时候,他的思想感情似乎有所变化。如果把他在明王朝时因得罪辅臣被“放之外任”居住南京时所写的诗来进行对比的话,的确其间有些差异。如那时他曾写过十首《贼(农民军)警累至作如梦令哀江南》的词,所哀的是“行人但见王侯惊,王侯门无歌舞声”,“勋臣带甲门生尘,上马台边无一人”,以及诗人的迷梦被惊破,酒徒的午宴被惊散等等。被革职罢官,倒是对程正揆大有好处,革职就象给了他当头一棒,把他从追求功名利禄的醉梦中打醒了,使他以后可以专心地从事艺术创作;同时也使他看到一些现实生活。

程正揆在家乡住不到一年,他又往南京去了。此后,他便经

常往来于南京、湖北之间，或到庐山、黄山等名山大川中去游历。在往来路上，吟诗作画，访朋问友，“布帆簪笠，往来吴楚，有江上丈人、江上渔者风”^①。他所结交的朋友中，有文人，有画家，其中往来密切的大都是前明的遗老，如石溪和尚（又号髡残、电住道人，湖南武陵人）、龚贤（字半千、又字野遗）、张怡（字瑶星、称白云先生）、查士标（字二瞻）、方亨咸（字邵村）、盛丹（字伯含）、程邃（字穆情，是程正揆远房侄子）等。其中尤与石溪交往最深，人称“二溪”。石溪是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到南京的，先住在城南大报恩寺，后来住牛首祖堂山幽栖寺^②。有时候，程正揆到牛首去探访石溪，“共榻连宵，畅言不倦”；有时候，石溪到城里来就医看病，就住在程正揆的家里。他们在一起，不是谈禅论佛，就是讨论庄子、老子，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一起赏鉴古代书画，研究画法画理，一起合作山水画^③。他们的交往如此之深，不只是同乡又同在南京作寓公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与思想感情有共同之处，用石溪的话来说，就是“意有所及，梦亦同趣”。可见他们志同道合，互相影响。

随着官宦生活的结束，程正揆在生活情趣上也发生了变化，他自己记述说：“程子住青溪之上，构屋三间，虚中坐客，旁置几案，列残书数种，随手过目，以半间供西方圣人。侧有曲巷，设榻为躺睡地，前后广数亩，种梧、竹、松、梅之属，夏可避日，冬可避寒，又植黄葵红叶数百茎以状秋色。客至不行迎送礼，随便小酌，或煮茶，终日谈笑，不及世事，优游卒岁云尔”（《恣伍禅师字卷书后》）。所谓“客至不行迎送礼”，这是针对官场中那种繁文

① 重刊康熙《孝感县志》“程正揆传”。

② 参看郑锡珍《弘仁、髡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③ 参见《十百斋书画录》乙集《双溪怡照图》、程正揆、石溪跋。

缙节的应酬而说的，而“终日谈笑，不及世事”，表明他采取了逃避一切政治斗争的处世态度。在这三间小屋里，他以显著地位供奉“西方圣人(佛)”，这是他空虚、苦闷的精神寄托。程正揆并不真正相信宗教偶像中的那个“佛”，在《青溪遗稿》中，他自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尊“文殊石佛，莹洁似玉，衣纹古朴，满月森严，非近代制，或云是江水漂至，从海外来，然已金其面矣，予欲刮之，僧大骇遂止。”要把文殊菩萨脸上的金刮下来，这在当时，也可算是一种越轨和大胆的行为，说明他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宗教迷信者。他之所以供奉“西方圣人”，主要是从佛教的人生哲理中去找寻精神安慰，信佛与爱庄，在他身上是同一的。程正揆特别喜爱《庄子》，在他的诗、文中，常常用到庄生梦蝶的故事，还有一篇《与石溪和尚论庄》的信，信中提到“一部南华经，离奇反覆数万言，关捩在蝴蝶上，庄周生平受用，亦只在栩栩二字，仍是说梦，到此即欲不作梦说不可也。”他还写过一篇《奇梦录》，记录他一生所作的种种离奇古怪的梦，其旨意不过在说明人生天地、宇宙万物都是幻梦一场，“庄生凌驾万物，尘埃野马，目不一瞬，蝴蝶栩栩，如斯而已”(《奇梦录前言》)。由于剧烈的政局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之中，他总是处在失败的地位，这样，佛教的“万物皆空”、庄子的虚无主义就很容易被接受，佛教和庄子，不过是他灵魂的避难所。“程子住青溪之上二十有五年(按：从程正揆崇祯九年丙子搬家到南京，第二十五年当为顺治十七年庚子，即程正揆罢官后第三年)升沉仕路，如上竿之鮎，生死患难，如归城之鹤。其间晦明风雨，嬉笑哭泣之事，不啻蜃楼蝶梦之几千万状也。返观诸相，总是一画图尔，天地为大粉本摹拟不尽，可谓化工无劫数矣。然有山崩川竭、陵谷海桑之变，岂天地亦画中幻境耶？”(《书江山卧游图卷后》)

从佛教的“万物皆空”和庄子的虚无主义出发，程正揆把宇宙万物以及一切变化都看成是虚幻的画图，这样，他也就把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一切也都加以否定。在一幅别人给他六十岁时画的一张《待漏图》肖像上，他自作赞语说：“此老游戏，不是官料，又复倔强，不谐时调，固宜置之丘壑，岂用廊庙者哉，方且欲披蓑荷斧，朋樵友钓也，乃丹青子于衣冠步履间写斯人之照，不可发一大笑也乎！”这幅画今不存，按明清间人同类作品推想，一定画的是身着官服于宫门之外等待上朝的情景，但不知是着明装还是清装。他的赞语，是对自己官宦生活的否定。另一幅他六十四岁时的肖像画，自题为“颐隐图”，今亦不存，未知作何种布局，其赞语也是他自己题的，其中说到他“学道三、四十年，若牛之上树；涉世千百万状，类羊之触藩。遇事虽若罔闻，望道实未之见。不知老至，犹托江湖。……”云云。这里，他三、四十年所学的“道”，究竟是什么“道”呢？在他那个时代，当然只有孔、孟思想，才是正统的“道”，那么，他认为他追求了三、四十年，就好象牛上树一样，是上不去的，不但没有得到，就是连看也没有看见，这无疑是对“道”，即孔、孟思想，来了一个有力的否定。这是他在罢官之后，接受了佛教“万物皆空”和庄子虚无主义要必然产生的结果。他不是在读《庄子》时，把庄子也一起否定了么？

的确，程正揆在他被革职罢官以后，有许多思想和行为是值得注意的。如他写过一篇寓言似的小品文《虱说》，他以极其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挖苦那只爬到宰相胡须上、受到皇帝眷顾的虱子，实际就是生活中那种无一技之长、纯靠趋炎附势而求荣宠的人。又如，他在一条死狗的身上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大作文章，计有《犬纪》、《黄耆君传》、《黄耆君加恩议》、《册封黄山公加九锡文》、《黄山公谢表》、《黄山公颂》、《髯参军大官羊进五言排